Restricted

B Lü, K'un
128 Lü yü chi ts'ui
L85
1738

E

CALL NO: B 128 L85 1738 EAS
AUTHOR: Lu,
TITLE: Lu yu chi ts'ui
VOL:

呂語集粹

四巻

2474

C 338
2474

B
128
L85
1738

及士鑑録四巻一月八日贈ゝ於琉璃廠快閲一過歎
其深著心ゝ印證日来所閲諸道德ゝ士者往ゝ許
合無間是知道貫於一理寓於常雖至聖美無
非盡其在我者而已斯誠人人ゝ所知而人人所不能盡
然而不可不勉也自今日猶其力共欲戦以除其戕賊心
性者

周章自誌

LIBRARY
SEP 29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呂語集粹序

呂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學明體達用之書也而呻吟語爲最余反復玩味見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顧先生自謂呻吟病聲也病語狂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然則先生平日之語自刪已多蓋惟其精不惟其富矣今夫藥之爲物也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力然雜於參苓耆朮之間用以養生而擇之不精遽爲嘗試鮮或不誤讀呻吟語而集其粹謂是對症之藥殊不在多亦猶先生之意也嗟夫余之善病亦久矣病而弗覺覺而復病

者亦屢矣讀先生之語能無汗下乎自今以往倘鑒於折肱良醫時時自藥也因與監司黃君約取成編用付剞劂世有同病者倘亦樂聞先生之病聲焉其於修身治人之道蓋庶幾矣

乾隆三年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題於大梁使院

呂語集粹卷一

博陵尹會一輯

道體

輕清之氣爲霜露濃濁之氣爲雲雨春雨少者薰蒸之氣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薰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霪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則數年總計也蜀中之漏天四時多雨雲中之高地四時多旱吳下之水鄉黃梅之雨爲多則四方互計也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

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此以陰陽氣化而言若論人事則修德誠民感召天和又責在君臣不可委於有餘不足之數也

陽道生陰道養故向陽者先發向陰者後枯

一陰生而宇宙入靜至十月閉塞而成寒一陽生而宇宙入動至五月薰蒸而成暑或曰五月陰生矣而六月大暑十一月陽生矣而十二月大寒何也曰陽不極則不能生陰陰不極則不能生陽勢窮則反也微陰激陽則陽不受激而愈熾微陽激陰則陰不受激而愈溢氣逼則甚也至七月正月則陰陽相戰客不勝主衰不勝旺過去者不勝方來故七月大火西流而金漸生水正月析木用事而木

漸生火蓋陰陽之氣續接非直接直接則絕父母死而子始生有是理乎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五穀種而能即熟有是理乎二氣萬古長存萬物四時咸遂皆續與漸爲之也惟續故不已惟漸故無迹

冬者萬物之夜所以待勞倦養精神者也春生夏長秋成而不培養之以冬則萬物之滅久矣是知大冬嚴寒所以仁萬物也愈嚴凝則愈收斂愈收斂則愈精神愈精神則發生之氣愈條暢辟之人須要安歇今夜能熟睡則明日必精神故曰冬者萬物之所以歸命也

冬者一年之夜夜者一日之冬推之無時無物不如此皆靜象也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則靜固靜動亦靜惟其

問學

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能辨眞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眞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此鬼神之所把握風雲之所呵護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朽腐得此可為神奇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漸故能悠故能久所以成物悠者漸之象也久者漸之積也天地萬物不能頓也而況於人乎

故悟能頓成不能頓

悟能頓成不能頓如登山登塔然其頂一望可見但須步步上前方可到頂所謂知易而行難也

理以心得爲精故當沉潛不然耳邊口頭也事以典故爲據故當博洽不然聽說杜撰也

高宗恭默思道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高宗知以心得爲精傅說又告以典故爲據其即夫子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旨與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與古人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又在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

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恥其無能也諱之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學問二字原自外面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攢零合整融化貫串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古人言學問者多矣莫詳於康誥數言欲其敬遜文考矣又欲其遍求殷先哲王欲其遠思商之老成矣又欲

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而終之以宏於天德裕乃身攢零合整宏於天也浹洽暢快裕乃身也

聖賢千言萬語經史千帙萬卷都是教人學好禁人爲非若以先哲爲依歸前言爲律令卽一二語受用不盡若依舊作世俗人或更汙下卽將蒼頭以來書讀盡也只是箇沒學問的人

學以學爲人也問以問所學也今人若於初上學時便將此二字解得眞不患書自書我自我而可望其成人矣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眞學眞養勉强於大庭廣衆之中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遂稱之曰賢人君子恐未必然

實做工夫人再休向人講與世俗人講則掩口而嗤與異端人講則矢口而辯惟與志同道合之人爲藏修默成之學此是眞功夫實學問若好學者就問慕道者相依則不妨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

先生休向人講之說極得古人闇修之旨然有三種人不在此限內曰君曰父曰師此三者居高明之位上帝與我以覺世牖民之權所當千言萬語與之講說者也推而言之公孤以至一命佐君者也叔伯長兄佐父者也朋友而居前輩佐師者也其道亦然

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將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樹有根自然千枝萬葉水有泉自然千流萬派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幼學壯行是大體用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明體如磨鏡適用如照鏡明體如刻圖章適用如印圖章中庸發而皆中節這箇節都藏在未發內是中字的影子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沈默者無陰險之術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皐陶以九德觀人后夔以四德教士皆因其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漢書中如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慈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數語亦精粹無疵學者合而觀之俱爲崇德之助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箇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救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

義理之性無有不善氣質之性不能無偏學問之道無他變化氣質而已矣變化之道先立其大則道心爲主而百體從令仍不外孟子求放心之旨也

師無往而不在也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三人行則師惡人矣予師不止此也鶴之父子蟻之君臣鴛鴦之夫婦果然之朋友烏之孝騶虞之仁雉之耿介鳩之守拙則觀

禽獸而得吾師矣松柏之孤直蘭芷之淸芳蘋藻之潔桐之高秀蓮之緇泥不染菊之晚節愈芳梅之眞白竹之內虛外直圓通有節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山之鎭重川之委曲而直石之堅貞淵之涵蓄土之渾厚火之光明金之剛健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鑑之明衡之直權之通變量之有容槩之平度之能較短長篷之卷舒蓋之張弛網之綱紀機之經綸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嗟夫能自得師則盈天地間皆師也不然堯舜自堯舜朱均自朱均耳

先生之詔人也切矣以愚論之易經六十四卦皆以天地萬物爲師蓋人之德性天地之所賦而萬物之所同稟也夫子於大象傳固舉一隅矣然惟成德之士乃能之非所以教初學也學者先要立一箇主善爲師之志

於每日待人接物時見一件好事不放過聞一句好話不放過下至執鞭之士可以咨道路之短長負販之人可以詢物價之貴賤則零星合整無非上聖之經綸融洽貫通俱是六經之芳潤矣

存養

心要實又要虛無物之謂虛無妄之謂實惟虛故實惟實故虛心要小又要大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小其心不僨天下之事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卽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常使精神在心目間便有主而不眩於客感之交只一昏便是胡亂應酬豈無偶合終非心上經歷過竟無長進譬之夢食豈能飽哉

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箇動念底道理無日不

說話就有箇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箇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箇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箇理物底道理以至怨怒笑歌傷悲感歎顧盼指示咳唾涕洟隱微委曲造次顛沛疾病危亡莫不各有道理只是時時體認件件講求細行小物尙求合則彝倫大節豈可踰閑故始自垂髫終於屬纊持一箇自强不息之心通乎晝夜要之於純一不已之地忘乎死生此還本歸全之道戴天履地之宜不然恣情縱意而各求遂其所欲凡有知覺運動者皆然無取於萬物之靈矣或曰有要乎曰有其要只在存心心何以存曰只在主靜只靜了千酬萬應都在

道理上事事不錯

存心致知原不容偏廢但存心可以該致知而致知不可以該存心故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以主敬爲靜更有下手處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素其位而行這位字若看得活顏子問爲邦陋巷而具王佐之才孔子作春秋匹夫而行天子之事此方是素貧賤行乎貧賤

口有慣言身有誤動皆不存心之故也故君子未事前定當事疑一識所不逮力所不能雖過無媿心矣未有甘心

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不存心者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未有所存如是而所發不如是者心本人欲而事欲天理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是以君子愼其所存所存是種種皆是所存非種種皆非未有分毫爽者

過差遺忘只是昏忽昏忽只是不敬若小心愼密自無過差遺忘之病孔子曰敬事樊遲粗鄙告之曰執事敬子張

意廣告之曰無小大無敢慢今人只是懶散過差遺忘安得不多

吾輩所欠只是涵養不純不定故言則矢口所發不當事不循物不宜人事則恣意所行或太過或不及或悖理若涵養得定如熟視正鵠而後開弓矢矢中的細量分寸而後投針處處中穴此是眞正體驗實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沈靜沈靜了發出來件件都是天則

手容恭足容重頭容直口容止坐如尸立如齋儼若思目無狂視耳無傾聽此外景也外景是整齊嚴肅內景是齋莊中正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齋莊中正者故檢束五官

百體只爲收攝此心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聖人教人先從有形有象處做起蓋內外交養乃爲敬用之全功然能檢束五官百體者究在乎心故曰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

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閑正此謂眞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

皆不得謂沈靜眞沈靜底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

余平生處人處事激切之病十居其九一向在這裏克只恁消磨不去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而況以無恆之志不深之養如何能變化得若志定而養深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天下之物紆徐柔和者多長迫切躁急者多短故烈風驟

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板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妖禍福無不皆然褊急者可以思矣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非火不濟非火不敗惟君子善處火故身安而德滋

離之彖詞畜牝牛吉離火也其德剛烈而光明牛則順矣牝牛則順而又順矣順而又順聖人非示人以定火之旨與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為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欹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

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

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

造詣

沈文憲公日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陸放翁詩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人生百年寢居其半則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常相等矣此應是學者考驗中大節目

進德莫如不苟不苟先要箇耐煩今人只爲有躁心而不耐煩故一切苟且卒至破大防而不顧棄大義而不爲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

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而或問之目只是對症之藥便是如子張只消得存誠二字宰我只消得警惰二字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

有病卽有藥知病卽是藥存心著力四字卽無價之藥而無名之醫也節錄補遺云

呂語集粹卷一終

呂語集粹卷二

博陵尹會一輯

省克

每日默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如此

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得甚麽事到頭成箇甚麽人這便有多少恨心多少愧汗如何放得自家過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醒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夜氣清明時都一一分曉著迷

處便思不起沈溺者可以返矣

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全在思不起時上著力易言窒慾朱子謂用道理塞住他如船漏水入須用物塞其空處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聖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自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蹠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蹠漸來漸去還向蹠邊去矣此是務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點檢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

持善在根本也

劉蕺山先生紀過格一曰微過獨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倫主之五曰叢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爲衆惡門以克念終焉微過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工夫吃緊在微處得力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人之罪莫大於欺欺者利其無知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

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有惻隱之心者必有羞惡故孔門以求仁爲主所以充其不忍之良心也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使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余日日有過然自信過發吾心如清水之魚纔發即見小

發卽覺所以卒不得遂其豪悍至流淚不可收拾者胸中是非原先有以照之也所以常發者何只是心不存養不定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閑時慵懶忙時迫急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閑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

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

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蹠關頭死生岐路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横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西晉讐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者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甚麼降伏得此二字曰勤慎勤慎者敬之謂也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底古今人都做得來不謂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難管底是任意難防底是慣病此處著力便是穴上著針癢處著手

學者視人欲如寇讐不患無攻治之力祇緣一向姑息他如驕子所以養成猖獗之勢無可奈何故制人欲在初發時極易剿捕到那横流時須要奮萬夫莫當之勇纔得濟事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之內許多荊榛卻自容得

纔有一分自滿之心面上便帶自滿之色口中便出自滿之聲此有道之所恥也見得大時世間再無可滿之事吾分再無能滿之時何自滿之有故盛德容貌若愚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

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德不怕難積只怕易累千日之積不禁一日之累是故君子防所以累者

盜只是欺人此心有一毫欺人一事欺人一語欺人人雖不知卽未發覺之盜也言如是而行欺之是行者言之盜也心如是而口欺之是口者心之盜也纔發一箇眞實心驟發一箇僞妄心是心者心之盜也諺云瞞心昧已有味哉其言之矣欺世盜名其過大瞞心昧己其過深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

何暇計哉

修身

稠眾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同萌愛敬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愈進修愈覺不長愈點檢愈覺有非何者不留意做人自家儘看得過只日日留意向上看得自家都是病痛那有一些好處初頭只見得人欲中過失久久又見得天理中過失到無天理過失則中行矣又有不自然不渾化著色喫力過失走出這箇邊境纔是聖人能立無過之地故學者以有一善自多以寡一過自幸皆無志者也急行者只

見道遠而力不前急芸者只見草多而鉏不利
業刻木如鋸齒古無文字用以記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
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去之謂之修業更事則再刻如前
大事則大刻謂之大業多事則多刻謂之廣業士農工商
所業不同謂之常業農爲士則改刻謂之易業古人未有
一生無所業者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修事理而
無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勵之志一日無事則一日
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今也昏昏蕩蕩四支
不可收拾窮年終日無一猷爲放逸而入於禽獸者無業
之故也人生兩間無一事可見無一事可稱資衣藉食於

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羞也已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温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要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道學不行只爲自家根腳站立不住或倡而不和則勢孤或守而衆撓則志惑或爲而不成則氣沮或奪於風俗則心雜譬之衆人胥溺一人纔就岸上來數人挽其足而陷之苟非强有力者欲自振拔難矣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

我身

天下之事常鼓舞不見勞倦一衰歇便難振舉是以君子常提醒精神不令昏耗役使筋骨不令怠惰懼振舉之難也

孟子論歷聖道統心傳不出憂勤惕厲四字其最親切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四語不獨作相士農工商皆可作座右銘也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

夫便密了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

文王刑于寡妻大舜刑于二女皆閨門之事可傳近習之人起敬者也

自非生知之聖未有言而不思者貌深沈而言安定若蹇若疑欲發欲留雖有失焉者寡矣神奮揚而語急速若湧若懸半跲半晦雖有得焉者寡矣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修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該多說底話

輕信驟發聽言之大戒也

淸議酷於律令淸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冤賴淸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淸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惟此事得罪於天甚重報必及之

惟淸議能明律令之冤惟聖賢能反淸議之案孔孟是也使春秋無孔子則顏淵没於陋巷而少正卯爲聞人戰國無孟子則匡章陷於不孝而陳仲子爲廉士

率眞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靑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唯君子乎

靑天白日離德也履薄臨深坎德也心事如靑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內離外坎六爻得位旣濟之象乎

對左右言四顧無愧色對朋友言臨别無戒語可爲光明矣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葢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没涵養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道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況又勸汝當廉況又責汝如何貪彼何以當之

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其當諱者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已孰難小子慎之

只竟夕檢點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獨覺矣若醉酒飽肉恣談浪笑卻不錯過了一日亂言妄動昧理從欲卻不作孽了一日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無量我

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不進之理

吾輩終日不長進處只是怨尤兩字全不反己聖賢學問只是箇自責自盡自責自盡道理原無邊界亦無盡頭若完了自家分數還要聽其在天在人不敢怨尤況自家舉動又多鬼責人非底過罪卻敢怨尤耶以是知自責自盡底人決不怨尤怨尤底人決不肯自責自盡吾輩不可不自家一照看纔照看便知天人待我原不薄惡只是我多慚負處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以患難時心居安樂以貧賤時心居富貴以屈拘時心居廣大則無往而不泰然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强健以不測視無事則無往而不安穩

余有責善之友既別兩月矣見而問之曰近不聞僕有過否友曰子無過余曰此吾之大過也何者拒諫自矜而人不敢言飾非掩惡而人不能知過有大於此者乎使余即聖人也則可余非聖人而人謂無過余其大過哉

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箇盜蹠回護自家只象箇堯舜不知這卻是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蹠自待也

中高第做美官欲得願足這不是了卻一生事只是作人

不端或無過可稱而分毫無補於世則高第美官反以益吾之恥者也而世顧以此自多予不知其何心

富貴家之災也才能身之殃也聲名謗之媒也歡樂悲之藉也故惟處順境爲難只是常有懼心退一步做則免於禍

揚子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安溪先生謂揚子發明豐卦之旨夫雷火合而爲豐此天地功用最盛處天地之豐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名分者天下之所共守者也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不知孔子之道視魯侯奚啻天壤而鄉黨一篇何等盡君臣之

禮乃知尊名分與諂時勢不同名分所在一毫不敢傲惰時勢所在一毫不敢阿諛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自家才德自家明白底才短德微即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踰涯涘而觖望無窮卻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理會得義命兩字自然不肯做低人

凡在我者都是分內底在天在人者都是分外底學者要明於內外之分則在內缺一分便是不成人處在外得一分便是該知足處

萬物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只爲安居衣之設只爲蔽體食之設只爲充饑器之設只爲利用妻之設只爲有後推此類不可盡窮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推而廣之天與我以聰明只爲明道天與我以精力只爲修德天與我以壽考只爲任重而道遠天與我以富貴只爲致君而澤民皆本意所在也

物忌全盛事忌全美人忌全名是故天地有欠缺之體聖

賢無快足之心而況瑣瑣羣氓不安淺薄之分而欲滿其難厭之欲豈不妄哉是以君子見益而思損持滿而思溢不敢恣無涯之望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爭之味人問之曰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少年人爭英俊不與盛氣人爭是非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工夫占了八分更有甚精力時候修正經職業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先達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器識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視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閔然而戚與自家失所一般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頭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位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得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人都有不是余甚恥之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煞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規模先要箇闊大意思先要箇安閑古之人約已而豐人故羣下樂為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故已不勞而

事極精詳褊急二字處世之大礙也

士君子須有三代以前一副見識然後可以進退古今權衡道法可以成濟世之業可以建不世之功

天下事只怕認不眞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若認得眞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誹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衆論自息卽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將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救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鄢陵之勝范文子憂而祈死艾陵之勝伍子胥料其必亡楚師屢敗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吳國未平羊叔子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此如醫道然常人以肥瘠爲憂喜醫者以脈理決死生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於小人

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此舉世之所迷而智者之所獨覺也

只拏定一箇是字做便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底道理更問甚占卜信甚星命或曰趨吉避凶保身之道曰君父在難正臣子死忠死孝之時而趨吉避凶可乎或曰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君無乃專明於義理乎曰有可奈何時正須審時因勢時勢亦求之識見中豈於讖緯

陰陽家求之耶或曰氣數自然亦强做不成曰君子所安者義命故以氣數從義理不以義理從氣數富貴利達則付之天進退行藏則決之已或曰到無可柰何時何如曰這也看道理病在膏肓望之而走扁鵲之道當如是也若屬纊頃刻萬無一生偶得良方猶然忙走灌藥孝子慈孫之道當如是也

道有箇當然有箇自然當然是屬人底不問吉凶禍福要向前幹去自然是屬天底任你躑躅咆哮自勉强不來而世之迷者專在自然上錯用工夫是謂替天忙徒勞無益卻將當然底全不著意是謂棄人道成箇甚人只把此二

層看得眞守得定有多少受用處先天後天兩圖皆以南方爲尊位先天圖乾居尊位乾天也人不敢犯焉所以示人安命之學也後天圖離居尊位離心也天不能主焉所以示人立命之學也此條云道有箇當然後天是也有箇自然先天是也不安命者替天忙不立命者棄人道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爲愚也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著此人大無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譽而

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定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眞善眞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打破利害關易打破毀譽關難工夫至此乃顏曾一輩人雖然非執拗之謂也執拗則荆公之人言不足恤矣古來處置盡善者其惟周公乎流言一起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夫公非畏流言而避也爲先王之宗社而避也赤舃几几公豈爲毀譽所動哉

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轗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

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聞

鑑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權不能自稱囿於物也聖人則自照自度自稱成其爲鑑爲尺爲權而後能妍媸長短輕重天下

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

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識見雖眞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古者四十仕六十七十致仕蓋審之矣人亦有少年退縮不任事厭厭若泉下人者亦有衰年狂躁妄動喜事者皆非常理若乃以見事風生之少年爲任事以念頭灰冷之衰夫爲老成則誤矣鄧禹沈毅馬援矍鑠古誠有之豈多得哉

以好事爲勇往以畏事爲老成是非未明公私幾無以辨莫如以分義爲權衡分所得爲義所當爲雖老成不宜退縮不然雖少年不得輕舉

明乎此可以自處可以觀人

呂語集粹卷二終

呂語集粹卷三

博陵尹會一輯

倫理

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人慢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故哉今之人皆以治生爲急而齊家之道不講久矣

恩禮出於人情之自然不可强致然禮係體面猶可責人恩出於根心反以責而失之矣故恩薄可結之使厚恩離

可結之使固一相責望為怨滋深古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使骨肉為寇讐皆坐責之一字耳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有不艴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法之所囿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

子孫之災也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温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其次莫如敬慎夔夔齊栗慎之至也故瞽瞍亦允若温和示人以可愛消融父母之惡怒敬慎示人以可矜激發父母之悲憐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敬慎猶可勉强耳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旣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

有平日温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

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友道極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收斂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親習而正言不入惟夫朋友者朝夕相與旣不若師之進見有時情禮無嫌又不若父子兄弟之言語有忌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

與奬勸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語嬉媟樽俎嫗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姦賢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是故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孔子取友曰直諒多聞此三友者皆與我不相附會者也故曰益是故得三友難能爲人三友更難

處人

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而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羊腸之隘前車覆而後車協力非以厚人也前車當鬬後車停駕匪惟同緩急亦且共利害爲人也而實自爲也士君子共事而忘人之急無乃所以自孤也夫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十分識見人與九分者說便不能了悟況愚智相去不啻倍蓰而一不當意輒怒而棄之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棄人多矣所貴乎有識而居人上者正以其能就無識之人因其微長而用之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眞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先此六恕而命之不從教之不改然

後可罪也已是以君子教人而後責人體人而後怒人

凡處人不係確然名分便小有謙下不妨得爲而爲之雖無暫辱必有後憂即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居上不驕民可近不可下

聖賢處世離一温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

毀焉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吾黨戒之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責善惡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無指摘其所忌無盡數其所失無對人無峭直無長言無累言犯此六戒雖忠告非善道矣其不見聽我亦且有過焉何以責人

自古大臣善於長善救失者漢推張良唐推李泌良常不肯先發必待人先發其端方以一言定其計泌言必中款又善於調停不但此六戒不犯而已

論人情只往薄處求說人心只往惡邊想此是私而刻底念頭自家便是箇小人古人責人每於有過中求無過此是長厚心盛德事學者熟思自有滋味

古人愛人之意多今人惡人之意多愛人故人易於改過而視我也常親我之教益易行惡人故人甘於自棄而視我也常讐我之言必不入

將古人心信今人眞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魚下也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愼其所以激之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窮寇不可追也遁辭不可攻也貧民不可威也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險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盡其過須含蓄以餘人之愧懼令其自新方有趣味是謂以善養人

是眾人即當取其偏長是賢者則當望以中道

應事

幹天下事無以期限自寬事有不測時有不給常有餘於期限之內有多少受用處

撼大摧堅要徐徐下手久久見功默默留意攘臂極力一犯手自家先敗

幹天下大事非氣不濟然氣欲藏不欲露欲抑不欲揚掀天揭地事業不動聲色不驚耳目做得停停妥妥此爲第一妙手便是入神譬之天地當春夏之時發育萬物何等盛大流行之氣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豈無風雨雷霆亦只時發間出不顯匠作萬物之迹這才是化工

正直之人能任天下之事其才其守小事自可見若說小事且放過大事到手才見擔當這便是飾說到大事定然也放過了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即形迹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惴惴畏譏瑣瑣自明豈能家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辯之何益人若我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以緘默妨大計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余性褊每坐此失書以自警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人己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

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歸諸人也

凡酌量天下大事全要箇融通周密憂深慮遠營室者之正方面也有近視正而遠視不正者有準於短而不準於長者有合於上而不合於下者有協於左而不協於右者旣而遠近長短上下左右之皆宜也然後執繩墨運木石鳩器用以定萬世不拔之基今之處天下事者粗心浮氣淺見薄識得其一方而固執以求勝以此圖久大之業爲治安之計難矣

士君子終身應酬不止一事全要將一箇靜定心酌量緩急輕重爲後先若應轇轕情處紛雜事都是一味熱忙顚

倒亂應只此便不見存心定性之功當事處物之法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離了此五字便是孟
浪做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眞知
過思者迷正應
做天下好事旣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眾怒難
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愼雖以至公無私之心
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家信從
然後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
弗從蓋恆情多闇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巳私羣起而壞之

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値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於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

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覔物者苦求而不得或視之而不見他日無事於覔也乃得之非物有趨避目眩於急求也天下之事每得於從容而失之急遽

事不關係都歇過到關係時悔之何及事幸不敗都饒過到敗事時懲之何益是以君子不忽小防其敗也不恕敗防其再也

好問好察時著一我字不得此之謂能忘執兩端時著一

人字不得此之謂能定欲見之施行略無人已之嫌此之謂能化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

事休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即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纔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呂語集粹卷三終

呂語集粹卷四

博陵尹會一輯

居官

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眞味者

平日讀書惟有做官是展布時將窮居所聞見及生平所欲爲者一一試嘗之須是所理之政事各得其宜所治之人物各得其所纔是滿了本然底分量

官之所居曰任此意最可玩不惟取責任負荷之義任者任也聽其便宜信任而責成也若牽制束縛非任矣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於才者求盡吾心限於勢者求滿吾分不愧於君之付託與民之仰望然後食君之祿享民之奉泰然無所歉反焉無所愧否則是食浮於功也君子恥之

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偽私則利已徇人而公法壞偽則彌縫粉飾而實政隳公法壞則豪強得以橫恣貧賤無所控

訴而愁怨多實政曠則視國民不啻越秦逐勢利如同商賈而身家肥此亂亡之漸也何可不懲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

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尚正直今之居官也尚婞阿

爲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吏胥輿皁儘能笑人不可不愼也

器局小是天分邊事見識俗是學力邊事然學力充足天分亦變化而開拓矣

自家官靠著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跟腳挺身自拔此搢紳第一恥事若鐵錚錚底做將去任他如何亦有不顚躓僵仆時縱教顚躓僵仆也無可柰何自是照管不得

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爲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

民之初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情相與焉爾情不能無私於是推一賢者而聽命焉以制人之私情此朝堂

之所由立而官府之所由設也

罪不當笞一扑便不是罪不當怒一叱便不是爲人上者慎之

以林臯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分錢

居官念頭有三用念念用之君民則爲吉士念念用之套數則爲俗吏念念用之身家則爲賊臣

居官只一箇快性自家討了多少便宜左右省了多少負

累萬民省了多少勞費

近日居官動說舊規彼相沿以來不便於己者悉去之便於己者悉存之如此舊規百世不變只將這念頭移在百姓身上有利於民者悉修舉之有害於民者悉掃除之豈不是居官眞正道理噫利於民生者皆不便於己便於己者豈能不害於民從古以來民生不遂事故日多其繇可知已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

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痴呆也此居要路者之大戒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朱子注易事難說章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無欲不喜人奉承公則生明看得透是人的奉承

一種人難悅亦難事只是度量褊狹不失爲君子一種人易事亦易悅這是貪汚輭弱不失爲小人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卽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

余居官有六自簿均徭先令自審均地先令自丈未完令

其自限贖鍰令其自催詞訟令同鄉地自拘小事令同干證自處官逸而事亦理久之可省刑罰當今天下之民極苦官之繁苛一與寬仁其應如響

山西臬司書齋余新置一榻銘於其上左曰爾酣餘夢得無有宵征露宿者乎爾炙重衾得無有抱肩裂膚者乎古之臥八埏於襁褓置萬姓於袵席而後爽然得一夕之安嗚呼古之人亦人也夫古之民亦民也夫右曰獨室不觸慾君子所以養精獨處不交言君子所以養氣獨魂不著礙君子所以養神獨寢不媿衾君子所以養德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寀温然待屬官侃然

庶幾乎得體矣

守令於民先有知疼知熱如兒如女一副眞心腸甚麼愛養曲成事業做不出只是生來沒此念頭便與說綻脣舌渾如醉夢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況居官乎故察吏之道無才猶可恕無心斷不可恕

世上沒箇好做底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蚤起方爲稱職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底人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小屈以求大伸聖賢不爲松柏生來便直士君子窮居便

正若曰在下位遇難事姑韜光忍恥以圖他日貴達之時然後直躬行道此不但出處爲兩截人卽旣仕之後又爲兩截人矣又安知大任到手不放過耶

古人事業精專志向果確一到手便做故孔子治魯三月而教化大行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修政立事之心忠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卽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修一二足矣誰始此風誰甚此風誰當責任而不易此風此三人之罪不止於罷黜矣

君子當事則小人皆爲君子至此不爲君子眞小人也小

人當事則中人皆爲小人至此不爲小人眞君子也

士君子到一箇地位就理會一箇地位底職分無逆料時之久暫而苟且其行無期必人之用否而怠忽其心入門就心安志定爲久遠之計即使不久於此而一日在官一日盡職豈容一日苟祿尸位哉

凡居官爲前人者無干譽矯情立一切不可常之法以難後人爲後人者無矜能露迹爲一朝即改革之政以苦前人此不惟不近人情政體自不宜爾若惡政弊規不妨改圖只是渾厚便好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朱註云誾誾和悅而諍只一諍字

十分扶持世道近世見上大夫少不了和悅只欠一諍字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毀人者賢則所毀者損毀人者不肖則所毀者重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珙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矣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况祿祿苟苟久居高華唐虞三代課官是如此否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夤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冊萬簿何

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刁難之計爲下司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以爲當然一細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裁簿書十分之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治道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生育長養不專在於暄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沖和之機者也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寛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恩何者嚴不匱惠易窮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王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眞誠惻怛之心體其委曲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

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

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箇實用實用者與吾身心關損益者也凡一切不急之物供耳目之玩好皆非實用也愚者甚至喪其實用以求無用悲夫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誅淫巧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抵捂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有恩此大體也即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即有淫肆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槃及

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唐以張良娣之故而不立皇后明以胡惟庸之故而不立宰相皆因一人而變大體者也

關雎是箇和平之心麟趾是箇仁厚之德只將和平仁厚念頭行政則仁民愛物天下各得其所不然周官法度以虛文行之豈但無益且以病民

先王爲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其體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何者同然之故也故先王體人於我而民心得天下治

治道只要有先王一點心至於制度文爲不必一一復古有好古者將一切典章文物都要反太古之初而先王精意全不理會譬之刻木肖人形貌絕似無一些精神貫徹

依然是死底故為政不能因民隨時以寓潛移默化之機輒紛紛更變驚世駭俗紹先復古此天下之拙夫愚子也意念雖佳一無可取

先王之為治也莫大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紀綱法度因之而立後王師古師其意不必師其迹也孔明讀書略觀大意此之謂經濟大儒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太古之世上下相忘不言而信中古上下求相孚後世上下求相勝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尚可

與還三代之舊乎

用三代以前見識而不迂就三代以後家數而不俗可以當國矣

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

禮之有次第也猶堂之有階使人不得驟僭也故等級不妨於太煩階有級雖疾足者不得闊步禮有等雖倨傲者不敢凌節

民情既溢裁之爲難裁溢如割駢拇贅疣人甚不堪故裁之也欲令民堪有漸而已矣安靜而不震激此裁溢之道

也禮義以馴之法制以防之不使潛滋暴決此愼溢之道也二者帝王調劑民情之大機也天下治亂恆必由之

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聖人之治天下鼓舞人心振作士氣務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葉不欲如久旱之午苗

世道有三責責貴責賢責壞綱亂紀之最者三責而世道可回矣貴者握風俗教化之權而首壞以爲庶人倡則庶人莫不象之賢者明風俗教化之道而自壞以爲不肖者倡則不肖者莫不象之責此二人此謂治本風教既壞誅之不可勝誅故擇其最甚者以令天下此謂治末本末兼

治不三年而四海內光景自別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寛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敦大中有分曉所謂寛而有制也濟猛濟寛之論殊失重輕余素不取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褻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嗚呼可想矣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

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慭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難憑求之意不得手足無措而猶責求無已也此爲上者之大戒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甯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大可笑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眾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即詢岳牧芻蕘尚不能自決况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眾不精斷非一已不決

有國家者要知眞正祥瑞眞正祥瑞者致祥瑞之根本也民安物阜四海清甯和氣薰蒸而祥瑞生焉此至治之符

也卽無祥瑞何害其爲至治哉若世亂而祥瑞生焉則祥瑞乃災異耳是故災祥無定名治亂有定象庭生桑穀未必爲妖殿生玉芝未必爲瑞盡吾自修之道而已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於雷厲風行未嘗不用譬之天道然以沖和鎭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

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淸地甯政淸訟息

人情只是箇好惡立身要在端好惡治人要在同好惡故好惡異夫妻父子兄弟皆寇讐好惡同四海九夷八蠻皆骨肉

大學一部好惡凡三見誠意章好惡慮其不足齊家章好惡慮其有餘平天下章好惡又慮其不足前一好惡虛實二字盡之後兩好惡公私二字盡之齊家章之有餘私也平天下章之不足亦私也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人情不論是非利害莫不樂便已者惡不便已者居官之政無論殃民即教養諄諄禁令惓惓何嘗不欲其相養相安免禍遠罪哉政一行而未有不怨者故聖人先之以躬

行示之以好惡激之以賞罰日積月累耐意精心但盡薰陶之功不計俄頃之效然後民知善之當爲惡之可恥默化潛移而服從乎聖人

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繫是故袞冕非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於身受跪拜者非有益於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於爲亂

人情之所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極重不返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之奈何其所由來者漸也周鄭交質若出於驟然天子雖孱懦甚亦必有恚心諸侯雖豪橫極豈敢生此念迨積漸所成其流不覺至是是以驟者舉世所驚漸者聖人獨懼明以燭之堅以守之豪髮不以假借此慎漸之道也

驕慣之極父不能制子君不能制臣夫不能制妻身不能自制視死如飴何威之能加視恩爲頑何惠之能益不禍不止故君子情勝不敢廢紀綱兢兢然使所愛者知恩而

不敢肆所以生之也所以全之也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於所好感督責之寬而媿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梃詬忿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讐兩相苦也為人上者切宜戒之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

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夫立法以禁弊猶爲防以止水也隄薄土疎而乘隙決潰誠有之矣未有因決而廢防者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生弊之法亦立法者之拙也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租庸調法之至善者也兵火之後版圖墮地楊炎改而爲兩稅歷代因之然則兩稅之中已有庸調矣後世又有丁焉非重出之賦乎使庸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是銀力二差又并入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

役值年之差也豈知爲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兩稅一條鞭豈非救時良法而其弊生於千百年之後因沒從前庸調之名銀差力差之名故也黃黎洲先生云

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說者猶曰有治人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留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

水一壅必決水一決必涸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儆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審

勢相時不决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於所懲也亦若是矣堯舜無不弊之法而恃有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今也不然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益至大壞極弊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

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官多設而數易事多議而屢更生民之殃未知所極古人愼擇人而久任愼立政而久行故百官法守一不敢作聰明以擅更張百姓耳目一不至亂聽聞以乖政令日漸月漬莫不遵上之紀綱法度以淑其身習上之政教號令以成其俗譬之寒暑不易而興作者歲歲有持循焉道路不易而往來者年年知遠近焉何其定靜何其經常何其相安何其易行何其省勞費或曰法久而弊奈何曰尋立法之本意耳救偏補弊而善醫者去其疾不易五臟攻本臟不及四臟善補者縫其破不剪餘完滌其垢不改故製

創業之君當海內屬目傾聽之時爲一切雷厲風行之法故令行如流民應如響承平日久法度踈闊人心散而不收惰而不振頑而不爽譬如熟睡之人百呼若聾久倦之身兩足如跛惟是盜賊所追水火所迫或可猛醒而急奔是以詔令廢格政事頹靡條上者紛紛申飭者累累而聽之者若罔聞知徒多書發之勞紙墨之費耳卽殺其尤者一二人以號召之未知肅然改視易聽否而迂腐之儒猶曰宜崇長厚勿爲激切嗟夫養天下之禍甚天下之弊必是人也故物垢則澣甚則改爲室傾則支甚則改作中興之君綜核名實整頓紀綱當與創業等而後可

法多則遁情愈多辟之逃者入千人之羣則不可覓入三人之羣則不可藏矣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宋儒云宗法明而家道正豈惟家道將天下之治亂恆必

由之宇宙內無有一物不相貫屬不相統攝者人以一身統四肢一肢統五指木以根統幹以幹統枝以枝統葉百穀以莖統穗以穗統稃以稃統粒蓋同根一脈聯屬成體此操一舉萬之術而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統六卿六卿統九牧九牧統郡邑郡邑統鄉正鄉正統宗子事則以次責成恩則以次流布教則以次傳宣法則以次繩督夫然後上不勞下不亂而政易行自宗法廢而人各為身家各為政彼此如飄絮飛沙不相維繫是以上勞而無要領可持下散而無脈絡相貫姦盜易生而難知教化易格而難達故宗法立而百善興宗法廢而萬事弛或曰宗子而賤

而弱而幼而不肖何以統宗曰古之宗法也如封建世世以適長適長不得人則一宗受其敝且豪强得以豚鼠視宗子而魚肉孤弱其誰制之蓋有宗子又當立家長宗子以世世長子孫爲之家長以闔族之有德望而衆所推服能佐宗子者爲之胥重其權而互救其失此二者宗人一委聽焉則有司有所責成而紀法易於修舉矣

世祿不行宗子賤者居多而行輩必小誰肯服之今立宗子以存餼羊之意而又立家長以襄宗子之不逮庶乎得古人之遺意者也一縣之中族至百人者立宗子家長二人與教化稽匪類實心奉行於治道大有裨益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故有文武之政須待文武之君臣不然青萍結綠非

不良劍也烏號繁弱非不良弓矢也用之非人反以資敵

予觀放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不肖有司放流有餘罪矣事有知其常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捄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

駝負百鈞蟻負一粒各盡其力也象飲數石鼷飲一勺各充其量也君子之用人不必效之同各盡所長而已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進賢舉才而自以為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奉君之命

盡己之職而公法市爲私恩此事之最不平者也

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挈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機相可宜周愼之才獨任要擔當執持宜剛毅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明外朗宜駕馭之才

天之生人各有偏長國家之用人備用羣長然而投之所向輒不濟事者所用非所長所長非所用也

恩威當使有餘不可窮也天子之恩威止於爵三公夷九族恩威盡而人恩以勝之矣故明君養恩不盡常使人有餘榮養威不盡常使人有餘懼此久安長治之道也

在上者當愼無名之賞衆皆藉口以希恩歲遂相沿爲故事故君子惡苟恩苟恩之人顧一時市小惠徇無厭之情而用財之賊也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此舜時獄也以舜之聖皐陶之明聽比屋可封之民當淯朴未散之世宜無不得其情者何疑而有不經之失哉則知五聽之法不足以盡民而疑獄難決自古有之故聖人甯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輒恥不明而以臆度之見偏主之心殺人大可恨也夫天道好生鬼神有知奈何爲此故甯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尙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有殺人之罪司

刑者愼之

法至於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赦何爲者以爲冤耶當罪不明之有司以爲不冤耶當報無辜之死恨聖王有大慶雖枯骨罔不蒙恩今傷者傷矣死者死矣含憤鬱鬱莫不欲讐我者速罹於法以快吾心而乃赦之是何仁於有罪而不仁於無辜也將殘賊幸赦而屢逞善良聞赦而傷心非聖王之政也故聖王眚災宥過不待慶時其刑故也不論慶時夫是之謂大公至正之

道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盛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若只恃雷霆之威霜雪之法民知畏而不知媿待無可畏時依舊爲惡何能成化故畏之不如媿之忩之不如訓之遠之不如感之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强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兵在後以死鬭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幸也敗與潰者十九

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
即戎亦可弭盜且經數十百年不用兵說用兵纔用農十
分之一耳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
尋干戈農胥變而爲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
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兵也不如兵農分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恥敗者勝

品藻

聖人做出來都是德性賢人做出來都是學問衆人做出來都是習俗小人做出來都是私欲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

有過不害爲君子無過可指底眞則聖人僞則大奸非鄉原之媚世則小人之欺世也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

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眞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胥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没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没有世俗多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卻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丐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眇然小也

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

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心平氣和而有强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眞率爽快者爲賢回旋轉折者爲不肖故賢者如白日青天一見卽知其心事不肖者如深谷晦夜窮年莫測其淺深賢者如疾矢急弦更無一些

同護枉者如曲鉤盤繩不知多少機關故虞廷曰黜陟幽
明孔子曰舉直錯枉觀人者之用明舍是無所取矣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於
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
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鋩
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
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
啟釁怙寵張威愎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
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
不欲為小人不能為君子畢竟作甚麼人曰眾人既眾人

當與衆人伍矣而列其身名於士大夫之林可乎故衆人而有士大夫之行者榮士大夫而爲衆人之行者辱既不欲爲小人卽當勉爲君子卻又不能志不立故也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好名之人充其心父母兄弟妻子都顧不得何者名無兩成必相形而後顯葉人證父攘羊陳仲子惡兄受鵝周澤奏妻破戒皆好名之心爲之也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

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即使眞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蹠乎果舜也眞加於好名一等矣果蹠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愚悲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有憂世之實心泣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履執鞭若聚談紙上微言不關國家治忽爭走塵中衆轍不知黎庶死生即品格有淸濁於宇宙無補也

夫物愚者眞智者僞愚者完智者喪無論人即烏之返哺

雉之耿介鳲鳩均平專一雎鳩和而不流雁之貞靜自守
騶虞之仁獬豸之秉正嫉邪何嘗有矯僞哉人亦然人之
全其天者皆非智巧者也纔智巧則其天漓矣漓則其天
可奪惟愚者之天不可奪故求道眞當求之愚求不二心
之臣以任天下事亦當求之愚夫愚者何嘗不智哉愚者
之智純正專一之智也

古來大忠大孝必半有所昧而成道理一面看得眞利害一面看得暗故也若使十分透徹不能成忠孝之事矣故季文子三思後行夫子不取而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

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
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

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也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已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

俗氣入膏肓扁鵲不能治為人胸中無分毫道理而庸調卑識處文濫套認之極真而執之甚定是人也將欲救藥知不可入吾黨戒之

觀操存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天欲大小人之惡必使其惡常得志彼小人者惟恐其惡

之不遂也故貪天禍以至於亡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淩受賄囑託討占夫役無此四惡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君子愼求人講道問德雖屈已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甯困頓沒齒可也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

已為先圖自有知以至於蓋棺尚有未畢之性分不了之心緣乃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為懶散之物百不經心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元語為得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為得道之本以浪遊於山水之間為高人以銜杯於糟麴之林為達士人廢職業家尚虛無不止亡晉又開天下後世登臨題詠之禍長惰慢放肆之風以至於今追原亂本蓋開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

評品古人必須胸中有段道理如權平衡直然後能稱物輕重若執偏見曲說昧於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

指星聾議樂大可笑也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來一箇念頭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念頭可直到孔孟堯舜地位亦病不求耳

聖學專責人事專言實理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强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

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道無限量心無限量故天地猶有憾而堯舜病博施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已也非以其能勝人也子路不勝其好勇之氣是爲勇字所降伏終不成箇剛者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恂恂之顏子其次魯鈍之曾子而已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

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足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敘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以聖賢之道教人易以聖賢之道治身難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賢之道躬行難以聖賢之道奮始易以聖賢之道克終難

士人口中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著世俗豈不聖賢路上人哉但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不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

以求相勸相規所以終日說短道長談天論性看著自家便是聖人更無分毫可增益處只這見識便與聖人已自不同如何到得聖人地位

聖人懸虛明以待天下之感不先意以感天下之事其感也以我胷中道理順應之其無感也此心空空洞洞寂然曠然譬之鑑光明在此物來則照之物去則光明自在彼事未來而意必是持鑑覔物也嘗謂鏡是物之聖人鏡日照萬物而常明無心而不勞故也聖人日應萬事而不累有心而不役故也夫惟為物役而後累心而後應有偏著

呂語集粹卷四終

呂語集粹

B
128
L85
1738